

諸子治要

諸子治要卷一序

國學治要三

諸子十七種

諸子之學。起於衰周。說者謂王官失守。其徒各以所業。遊說諸侯。是時車馬之迹。日密。竹帛之用。漸宏。故百家之說。蠡起。而著述寔多。其後源遠流分。醇駁互見。爲其學者。又多扞奪門戶。汙附不已。故其言。乃以龐雜見病。然平心而論。諸子之書。其篤實博大。固不及周孔之經傳。亦往往各有獨入深到之處。言若相反。功多相成。此其書所以千載猶新。而終不可廢也。所惜世遠年湮。篇簡殘闕。諸子之學。尤稱難治。蓋嘗考之其時。自孟荀莊韓諸子。以至劉安司馬談之倫。於其學之淵源流別。雖時有論說。加以髮貶。然或敘述不周。或論斷欠平。皆未足以見其全。迨劉向父子。因羣書而作七略。班固漢書藝文志。即本劉氏七略而成。七略之書。久亡。今云七略者。據漢志而言也。評論部次。條理縝密。後世學者。相率奉爲準繩。顧更考諸隋唐以下諸史志。見其著錄羣書。莫不刪七略而爲四部。以兵書數術方技三略。併入子部。則諸子之部次。又一變矣。吾因深求其說。而後知諸子之家數。正猶經傳之種類。歷代時有增損。不能執一而論。苟揆諸義。而協則亦不得遽斥爲無據也。故是編特深維古義。斟酌今情。於古有而今不傳者。闕之。或今雖傳而淺率虛僞。無重要關係於學術者。亦皆不取。都計采錄諸子之學八家。其次序則本於七

略。而以兵家爲殿。每家之中。各舉一二巨子。爲書共一十七種。其十之八九。皆先秦兩漢之古著。非後人剽襲立說者可比。學者宜熟究之。舍短取長。略通萬方。其庶乎可以知吾先哲蘊藏之宏富。而有以自立矣。

諸子治要卷一目錄

國學治要三

諸子十七種

荀子勸學 修身 非十二子 儒效 王制 富國 君道 議兵 天論 正論 禮

論 樂論 解蔽 正名 性惡以上均節錄

春秋繁露仁義法 必仁且知 深察名號節錄 同類相動附錄漢書董仲舒傳

法言學行 修身 問道 問明節錄 先知節錄 君子

中說王道 天地 事君 周公 問易 禮樂 述史 魏相 立命 關朗以上均節錄

右儒書四種

老子上下篇八十一章據華亭張氏之注原本錄其全經正文

列子天瑞 黃帝 力命 楊朱 說符以上均節錄

莊子逍遙遊 齊物論節錄 養生主 大宗師節錄 馬蹄 肱篋 秋水 天下

右道家書三種

管子牧民 權修 版法 法禁 法法節錄 任法節錄 明法節錄 治國 立政九敗解

商子農戰節錄 開塞 修權 外內 定分

韓子二柄 八姦錄節 定法 五蠹 顯學

右法家書三種

公孫龍子跡府 白馬論 堅白論 右名家書一種

墨子法儀 辭過 兼愛上 非攻上 非命上 錄節 小取 耕柱 錄節 貴義 錄節 公孟 錄節

魯問 錄節 公輸 右墨家書一種

鬼谷子捭闔 揣篇 摩篇 權篇 謀篇 以上均錄節 右縱橫家書一種

呂氏春秋貴公 去私 貴生 尊師 蕩兵 節喪 當務 順說 察今 離謂 爲

欲 恃君 上農

淮南子原道訓 本經訓 齊俗訓 汜論訓 泰族訓 要略訓 以上均錄節

論衡物勢 書虛 變虛 感虛 福虛 禍虛 道虛 以上均錄節 齊世 論死 錄節 訂鬼

錄節

右雜家書三種

孫子計篇 作戰篇 謀攻篇 右兵家書一種

諸子治要卷一

國學治要二

諸子十七種

荀子

周荀況撰。況趙人。時人相尊。亦稱荀卿。漢人或稱爲孫卿。以荀孫字音相近。或曰。以避宣帝諱。詢之嫌名。

故也。自仲尼沒。其學者。孟荀並爲大宗。荀子性惡篇持論。雖與孟子相反。然其本旨。在使人去惡歸善。固無二致。書凡三十三篇。主於明周孔之教。崇禮樂。勉人學問。而於當時名墨諸家立說之微。尤不厭反復辨正。其推論多精切不磨。與孟子之自任闢邪說。以承三聖。正復相似。故韓愈稱其書爲大醇小疵。而楊倞更以爲羽翼經傳。光乎孔氏者也。(案荀姓也。子男子之美稱也。荀子本以稱人。因以稱其所著之書。凡諸子之書名。多同此類。)

勸學

節錄以下各篇並同

君子曰。學不可以已。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冰水爲之。而寒於水。木直中繩。輒以爲輪。其曲中規。雖有槁暴。不復挺者。輒使之然也。故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士越夷貉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之然也。詩曰。嗟爾君子。無恆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眞積力久。

則入學。至乎沒而後止也。故學數有終。若其義則不可須臾舍也。爲之人也。舍之禽獸也。故書者政事之紀也。詩者中聲之所止也。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故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禮之敬文也。樂之中和也。詩書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間者畢矣。君子之學也。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端而言。蠕而動。一可以爲法則。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

修身

見善。修然必以自存也。見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善在身。介然必以自好也。不善在身。菑然必以自惡也。故非我而當者。吾師也。是我而當者。吾友也。詔諛我者。吾賊也。故君子隆師而親友。以致惡其賊。奸善無厭。受諫而能誠。雖欲無進。得乎哉。小人反是。致亂而惡人之非己也。致不肖而欲人之賢己也。心如虎狼。行如禽獸。而又惡人之賊己也。詔諛者親。諫諍者疏。修正爲笑。至忠爲賊。雖欲無滅亡。得乎哉。詩曰。喻喻些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此之謂也。

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內省而外物輕矣。傳曰。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此之謂矣。身勞而心安。爲之利少而義多。爲之事亂。君而通。不如事窮。君而順焉。故良農不爲水旱不耕。良賈不爲折閱不市。士君子不爲貧窮怠乎道。

夫驥一日而千里。騶馬十駕。則亦及之矣。將以窮無窮。逐無極。與其折骨絕筋。終身不可以相及也。將有所止之。則千里雖遠。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胡爲乎其不可以相及也。不識步道者。將以窮無窮。逐無極。與意亦有所止之。與夫堅白同異。有厚無厚之察。非不察也。然而君子不辨。止之也。倚魁之行。非不難也。然而君子不行。止之也。故學曰。遲彼止而待我。我行而就之。則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胡爲乎其不可以同至也。故跬步而不休。跛鼈千里。累土而不輟。丘山崇成。厭其源。開其瀆。江河可竭。一進一退。一左一右。六驥不致。彼人之才性之相縣也。豈若跛鼈之與六驥足哉。然而跛鼈致之。六驥不致。是無他故焉。或爲之或不爲之耳。道雖邇。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爲不成。其爲人也多暇日者。其出入不遠矣。好法而行。士也。篤志而體。君子也。齊明而不竭。聖人也。

非十二子

假今之世。飾邪說。文姦言。以梟亂天下。禹宇嵬瑣。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有人矣。縱情性。安恣睢。禽獸行。不足以合文通治。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它竊魏牟也。忍情性。綦谿利跂。苟以分異人爲高。不足以合大衆。明大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陳仲史鰌也。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上功用。大儉約。而慢差等。曾不足以容辨異。縣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墨

翟宋跽也。尙法而無法。下修而好作。上則取聽於上。下則取從於俗。終日言成文典。及紉察之。則倜然無所歸宿。不可以經國定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憤到田駢也。不法先王。不是禮義。而好治怪說。玩琦辭。甚察而不惠。辯而無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爲治綱紀。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惠施鄧析也。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猶然而材劇志大。聞見雜博。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案飾其辭而祇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軻和之。世俗之溝猶。脅儒嚙嚙。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傳之。以爲仲尼子游爲茲厚於後世。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若夫總方略。齊言行。壹統類。而羣天下之英傑。而告之以太古。教之以至順。輿窆之間。簞席之上。斂然聖王之文章具焉。佛然半世之俗起焉。六說者不能入也。十二子者不能親也。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成名況乎諸侯。莫不願以爲臣。是聖人之不得勢者也。仲尼子弓是也。一天下。財萬物。長養人民。兼利天下。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六說者立息。十二子者遷化。則聖人之得勢者。舜禹是也。今夫仁人也。將何務哉。上則法舜禹之制。下則法仲尼子弓之義。以務息十二子之說。如是則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畢。聖王之跡著矣。

儒效

秦昭王問孫卿子曰。儒無益於人之國。孫卿子曰。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致貴其上者也。人主用之。則勢在本朝而宜。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慤。必爲順下矣。雖窮困凍餒。必不以邪道爲貪。無置錐之地。而明於持社稷之大義。嗚呼。而莫之能應。然而通乎財萬物。養百姓之經紀。勢在人上。則王公之材也。在人下。則社稷之臣。國君之寶也。雖隱於窮閭漏屋。人莫不貴之。道誠存也。仲尼將爲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徙。魯之粥牛馬者。不豫買。必蚤正以待之也。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罔不分。有親者取多。孝悌以化之也。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儒之爲人下如是矣。王曰。然則其爲人上何如。孫卿曰。其爲人上也廣大矣。志意定乎內。禮節修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形乎下。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爲也。此君義信乎人矣。通於四海。則天下應之如響。是何也。則貴名白而天下治也。故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夫其爲人下也如彼。其爲人上也如此。何謂其無益於人之國也。昭王曰。善。

先王之道。仁之隆也。比中而行之。曷謂中曰。禮義是也。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道也。君子之道也。君子之所謂賢者。非能徧能人之所能之謂也。君子之所謂知者。非能徧知人之所知之謂也。君子之所謂辯者。非能徧辯人之所辯之謂也。君子之所謂察者。非能

徧察人之所察之謂也。有所正矣。相高下。視肥瘠。序五種。君子不如農人。通財貨。相美惡。辨貴賤。君子不如賈人。設規矩。陳繩墨。使備用。君子不如工人。不卹是非。然不然之情。以相薦擢。以相恥忤。君子不若惠施。鄧析。若夫謫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使賢不肖皆得其位。能不能皆得其官。萬物得其宜。事變得其應。愼墨不得進其談。惠施。鄧析不敢竄其察。言必當理。事必當務。是然後君子之所長也。凡事行有益於理者立之。無益於理者廢之。夫是之謂中。事。凡知說有益於理者爲之。無益於理者舍之。夫是之謂中。說。事行失中。謂之姦事。知說失中。謂之姦道。姦事。姦道。治世之所棄。而亂世之所從服也。若夫充虛之相施易也。堅白同異之分隔也。是聰耳之所不能聽也。明目之所不能見也。辯士之所不能言也。雖有聖人之知。未能僂指也。不知無害爲君子。知之無損爲小人。工匠不知。無害爲巧。君子不知。無害爲理。王公好之。則亂法。百姓好之。則亂事。而狂惑黷陋之人。乃始率其羣徒。辯其談說。明其辟稱。老身長子。不知惡也。夫是之謂上愚。曾不如相雞狗之可以爲名也。詩曰。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覲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此之謂也。

不聞不若聞之。聞之不若見之。見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學至於行之而止矣。行之明也。明之爲聖人。聖人也者。本仁義。當是非。齊言行。不失毫釐。無他道焉。已乎行之矣。故聞之而不見。雖博必謬。見之而不知。雖識必妄。知之而不行。雖敦必困。不聞不見。則雖當。非仁也。

其道百舉而百陷也。故人無師無法。而知則必爲盜。勇則必爲賊。云能則必爲亂。察則必爲怪。辯則必爲誕。人有師有法。而知則速通。勇則速威。云能則速成。察則速盡。辯則速論。故有師法者。人之大寶也。無師法者。人之大殃也。人無師法。則隆性矣。有師法。則隆積矣。而師法者。所得乎情。非所受乎性。不足以獨立而治。性也者。吾所不能爲也。然而可化也。情也者。非吾所有也。然而可爲也。注錯習俗。所以化性也。并一而不貳。所以成積也。習俗移志。安久移質。并一而不貳。則通於神明。參於天地矣。故積土而爲山。積水而爲海。日暮積謂之歲。至高謂之天。至下謂之地。宇中六指謂之極。涂之人百姓。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彼求之而後得。爲之而後成。積之而後高。盡之而後聖。故聖人也者。人之所積也。人積耨耕而爲農夫。積斲削而爲工匠。積反貨而爲商賈。積禮義而爲君子。工匠之子。莫不繼事。而都國之民。安習其服。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積靡使然也。故人知謹注措。慎習俗。大積靡。則爲君子矣。縱性情而不足問學。則爲小人矣。爲君子則常安榮矣。爲小人則常危辱矣。凡人莫不欲安榮而惡危辱。故唯君子爲能得其所好。小人則日徼其所惡。詩曰。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爲荼毒。此之謂也。

王制

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爲

天下貴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馬，而牛馬爲用，何也？曰：人能羣，彼不能羣也。人何以能羣？曰：分。分何以能行？曰：義。故義以分則和，和則一一則多力。多力則彊，彊則勝物。故宮室可得而居也。故序四時，裁萬物，兼利天下，無他故焉，得之分義也。故人生不能無羣，羣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離，離則弱，弱則不能勝物。故宮室不可得而居也，不可少頃舍禮義之謂也。能以事親謂之孝，能以事兄謂之悌，能以事上謂之順，能以使下謂之君。君者善羣也，羣道當則萬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長，羣生皆得其命，故養長時則六畜育，殺生時則草木殖，政令時則百姓一，賢良服。聖王之制也。草木榮華滋碩之時，則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黿鼉魚鱉鰌鱣孕別之時，罔罟毒藥不入澤，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穀不絕。而百姓有餘食也。汙池淵沼川澤，謹其時禁，故魚鱉優多，而百姓有餘用也。斬伐養長不失其時，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餘材也。聖王之用也。上察於天，下錯於地，塞備天地之間，加施萬物之上，微而明，短而長，狹而廣，神明博大以至約。故曰：一與一是爲人者，謂之聖人。

富國

萬物同宇而異體，無宜而有用爲人，數也。人倫並處，同求而異道，同欲而異知，生也。皆有可也，知愚同，所可異也。知愚分，勢同而知異，行私而無禍，縱欲而不窮，則民心奮而不可說也。

如是則知者未得治也。知者未得治。則功名未成也。功名未成。則羣衆未懸也。羣衆未懸。則君臣未立也。無君以制。無上以制下。天下害生縱欲。欲惡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則必爭矣。故百技所成。所以養一人也。而能不能兼技。人不能兼官。離居不相待。則窮。羣而無分。則爭。窮者患也。爭者禍也。救患除禍。則莫若明分使羣矣。彊脅弱也。知懼愚也。民下違上。少陵長。不以德爲政。如是則老弱有失養之憂。而壯者有分爭之禍矣。事業所惡也。功利所好也。職業無分。如是則人有樹事之患。而有爭功之禍矣。男女之合。夫婦之分。婚姻娉內。送逆無禮。如是則人有合之憂。而有爭色之禍矣。故知者爲之分也。

君道

有亂君。無亂國。有治人。無治法。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世中。禹之法。猶存。而夏不世王。故法不能獨立。類不能自行。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則法雖省。足以徧矣。無君子。則法雖具。失先後之施。不能應事之變。足以亂矣。不知法之義。而正法之數者。雖博。臨事必亂。故明主急得其人。而闇主急得其勢。急得其人。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不急得其人。而急得其勢。則身勞而國亂。功廢而名辱。社稷必危。故君人者。勞於索。而休於使之。書曰。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擇。此之謂也。合符節。別契券者。所以爲信也。上好權謀。則臣下百吏。誕詐之人。乘是而後欺。探譴投鉤者。

所以爲公也。上好曲私。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偏。衡石稱縣者。所以爲平也。上好傾覆。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險。斗斛敦槩者。所以爲噴也。上好貪利。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豐。取刻與以無度。取於民。故械數者。治之流也。非治之原也。君子者。治之原也。官人守數。君子養原。原清則流清。原濁則流濁。故上好禮義。尙賢使能。無貪利之心。則下亦將褻辭讓。致忠信。而謹於臣子矣。如是則雖在小民。不待合符節。別契券而信。不待探籌投鈎而公。不待衡石稱縣而平。不待斗斛敦槩而噴。故賞不用而民勸。罰不用而服。有司不勞而事治。政令不煩而俗美。百姓莫敢不順上之法。象上之志。而勸上之事。而安樂之矣。故藉斂忘費。事業忘勞。寇難忘死。城郭不待飾而固。兵刃不待陵而勁。敵國不待服而誦。四海之民不待令而一。夫是之謂至平。詩曰。王猶允塞。徐方旣來。此之謂也。

議兵

臨武君與孫卿子議兵於趙孝成王前。王曰。請問兵要。臨武君對曰。上得天時。下得地利。觀敵之變動。後之發。先之至。此用兵之要術也。孫卿子曰。不然。臣所聞古之道。凡用兵攻戰之本。在乎壹民。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微。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士民不親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臨武君曰。不然。兵之所貴者。執利也。所行者。變詐也。善用兵者。感忽悠闇。莫知其所從出。孫吳用之。無敵於

天下豈必待附民哉。孫卿子曰。不然。臣之所道。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君之所貴。權謀執利也。所行。攻奪變詐也。諸侯之事也。仁人之兵。不可詐也。彼可詐者。怠慢者也。路賈者也。君臣上下之間。滑然有離德者也。故以桀詐桀。猶巧拙有幸焉。以桀詐堯。譬之若以卵投石。以指撓沸。若赴水火。入焉焦沒耳。故仁人上下。百將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扞頭目而覆胸腹也。詐而襲之。與先驚而後擊之一也。且仁人之用十里之國。則將有百里之聽。用百里之國。則將有千里之聽。用千里之國。則將有四海之聽。必將聰明警戒。和傳而一。故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延則若莫邪之長刃。嬰之者斷。兌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圜居而方止。則若盤石然。觸之者角摧。案角鹿埵隴種。東籠而退耳。且夫暴國之君。將誰與至哉。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而其民之親我。歡若父母。其好我。芳若椒蘭。彼反顧其上。則若灼黥。若仇讎。人之情。雖桀跖。豈又肯爲其所惡。賊其所好者哉。是猶使人之子孫。自賊其父母也。彼必將來告之。夫又何可詐也。故仁人用國日明。諸侯先順者安。後順者危。慮敵之者削。反之者亡。詩曰。武王載發。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此之謂也。孝成王臨武君曰。善。

陳轅問孫卿子曰。先生議兵。常以仁義爲本。仁者愛人。義者循理。然則又何以兵爲。凡所爲有兵者。爲爭奪也。孫卿子曰。非女所知也。彼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循

理故惡人之亂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故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若時雨之降。莫不說喜。是以堯伐驩兜。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此四帝兩王。皆以仁義之兵。行於天下也。故近者親其善。遠方慕其德。兵不血刃。遠邇來服。德盛於此。施及四極。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此之謂也。

李斯問孫卿子曰。秦四世有勝。兵強海內。威行諸侯。非以仁義爲之也。以便從事而已。孫卿子曰。非女所知也。女所謂便者。不便之便也。吾所謂仁義者。大便之便也。彼仁義者。所以修政者也。政修。則民親其上。樂其君。而輕爲之死。故曰。凡在於軍。將率末事也。秦四世有勝。認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已也。此所謂末世之兵。未有本統也。故湯之放桀也。非其逐之鳴條之時也。武王之誅紂也。非以甲子之朝而後勝之也。皆前行素修也。此所謂仁義之兵也。今女不求之於本。而索之於末。此世之所以亂也。

天論

天行有常。不爲堯存。不爲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凶。彊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貳。則天不能禍。故水旱不能使之飢渴。寒暑不能使之疾。祲怪不能使之凶。本荒而用侈。則天不能使富。養略而動罕。則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則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飢。寒暑未薄而疾。妖怪未至而凶。受時與治世同。而殃